

LUO HONG

方英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落红



落红

方英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 红/方英文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54-2298-5

I.落…

II.方…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517 号

责任编辑:李正武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4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766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方英文，著名作家。祖籍湖北，1958年出生于陕南镇安县乡下，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定居西安，供职于报界。20年来，发表、出版各类作品300余万字，以小说、散文为主。

其小说语言优雅风趣，构思新颖别致，有引人入胜的阅读魅力。其散文幽默温情，绝妙俊逸，深受读者喜爱。出版有《方英文小说精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入选“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获首届陕西省青年文艺创作大奖）、《方英文散文精选》（台湾金安出版社1996年版，入选“中国当代散文大家”）、《种瓜得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获北方15省优秀图书奖、陕西作协双五文学奖）、《念奴娇》（陕西旅游出版2000版）等。

《落红》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〇一

距中午十二点还有十分钟，唐子羽就急乎乎地赶到家门口，目的是要跟妻子“爱情”一回。唐子羽已经四十五岁了，房事基本上是一周一回，而且都是在晚上。可是为何今天要突发性地在大白天“爱情”呢？因为他下午两点要和另一个名叫梅雨妃的女人约会，这次约会可能“爱情”吗？当然也可能，也可能不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第一次见到梅雨妃时，就产生了一个幻觉：他已经将她赤条条地搂在怀里了。这在唐子羽作为一个男人的历史上，是从不曾有过的。他觉得这就是爱情，那种风打乱花的、缤纷摇曳的心情完全是一种初恋的感觉。确实，唐子羽没有领略过标准意义上的初恋。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他只是经历过几次单恋或者说单相思，另外就是经常有些女人主动向他攻击，由于他对这些女人根本不往眼里放，因而那些女人的殷勤献媚，其实质算是“性骚扰”而已。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一个男人与另一个女人能否肉体之爱，并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和一厢情愿，而是所谓的“缘分”，更是一种宿命。宿命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可以人为努力，其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努力了，即使没有达到目的，那么死的时候也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合上双眼了。

唐子羽在和梅雨妃约会之前，之所以要决定和妻子亲昵一回，是基于一个道德制约：妻子是陪伴自己一生的女人，将来自己火化了，骨灰盒还得由妻子捧来捧去。因此不能亏待了妻子，不能将公与私颠倒；而梅雨妃，则是妻子之外的女人，是儿女私情，是纯粹浪漫的爱情。恩爱这两个字，其实是两码事，是由两个女人来承担的，前者是妻子，后者是情人。但是中国人将恩与爱煮成一锅粥，认为就是指一个男人的专职配偶。因此男人们在一块闲聊时，必定要涉及女人，这女人又必定不是自己的妻子。

唐子羽在和梅雨妃约会之前要跟妻子做爱更有一个生理原因。他已经单方面将梅雨妃确定为自己的终身情人，既是情人，岂有不做爱之理？而与情人的第一次做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类似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战役，具有全局成败系于一次的赌博性质，充满了奠基礼色彩。就是说，如果你想在你平庸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情人，而你也很幸运地遇见了这么一个十分吻合你理想的美好的异性，同时对方也向你传送来各种你认为就是那个意思的信息，那你最好精心准备，和对方初次做爱就要一锤定音，使她死心塌地地成为你永恒的情人。再说得直白些：第一次做爱一定要让对方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高潮次数越多越好。高潮是女人的神祇。

高潮类似于核爆炸，一切习俗规范、伦理道德都将在高潮的爆炸中灰飞烟灭。要让心爱的女人达到高潮，除了将做爱的时间拖长，基本上没有更好的办法。吃“伟哥”之类的春药？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爱情是一门艺术，艺术又是拒斥一切所谓的科学技术的。为延长做爱时间而达到高潮之目的，有一个很土很笨的法子，那就是在和情人做爱之前，先和另一个女人做一次爱。

唐子羽起初想去洗个桑拿，先找个妓女放松一下；但他放弃了这个策划，原因是他已有两年不涉足“娱乐业”了，他嫌那号事太低劣，纯粹是动物式的发泄，加之妓女中很少有令人赏心悦目的角儿，文化素质太差，似乎经过了统一培训，见了面都是千篇一律地一把揪住你的裤裆。男人固然喜欢直截了当，但是太直截了当了又毫无韵味，就像读一篇文章，或观赏一个节目，看了开头，就猜想结尾，结尾果然跟你猜想的一模一样，如此拙劣的玩艺儿没有超越你的智商预测，你就丝毫享受不到审美的乐趣，就等于你跟蠢货交往了一回，又仿佛听平庸的领导讲话，连半个新鲜的屁都放不出来，不但没有收益，反倒被剥削了一回。所以两年前，每当跟妓女完事后，唐子羽都深感空虚和委屈，得到金钱酬谢的实在不应该是妓女而应该是他唐子羽。

亲爱的嘉贤，你帮帮我吧！唐子羽在回门洞上楼梯时，心里念叨着妻子的名字。我知道这样做太肮脏太无耻了，但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是无耻的男人！我下辈子愿意托生女人，让你托生成男人，我给你当妻子，我给你当小妾，甚至我给你当姘头！我实在没有勇气告诉你男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实话说吧：男人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男人一

辈子都贪婪地想着怎样搞到好女人，如果为了爱情而和某个女人上床这号事可以原谅的话，那他们还跟一些母狗般的女人胡来就更令人心寒齿冷了……

唐子羽进了家门，从厨房传来炒菜和抽油烟机的声音，以及香椿炒鸡蛋的香味。这种声音和气味令他满足而感动，因为这是妻子嘉贤亲手制造的声音和香气。他给政府干事，享受了不掏一分钱的难以计数的大酒大席，那些生猛海鲜、奇异异味让他早已腻歪，以至于憎恨恶心了，以至于谁再邀请他吃喝他便认为谁是汉奸卖国贼。他就爱老婆做的饭菜，他称老婆是世上最杰出的饲养员。妻子控制丈夫，有效的方法是紧紧抓住丈夫身上的一个器官，就是那个学名叫“胃”俗称“肚子”的器官，——精心地研究这个器官、捉摸这个器官、剖析这个器官，然后炮制一套荤的素的稠的稀的酸的辣的食物，通过这些食物长期地谄媚这个器官，这个器官就乖乖地成了俘虏，外面的再好的食物也不大容易进入这个器官了。

唐子羽开门的声音很轻，妻子并未听见。他贼一样溜进厨房，见妻子嘉贤身着肉色的短袄短裙，便伸了双手，从她腋下探了进去，一下子反扣住她的胸脯，说：

“让我摸摸三万元！”

为何叫三万元？有天下班，嘉贤很兴奋地回来，一边自摸着奶子，一边看着穿衣镜里的自己，看上去自言自语，实际上是给仰在床上挖耳屎的唐子羽说话，说她今天在一个杂志上看到，有个丈夫花了三万块为妻子手术隆胸，隆出一对丰硕饱满的大奶子。“我虽然比你挣的钱少，可我给你节省了三万元啊！”嘉贤是个并无多少幽默感的人，可是这句话

却把唐子羽逗乐了。“你怎么能把功劳全归到自个名下呢？你也不回想一下，当年咱俩认识，你哪有奶子？充其量只长了一对青葡萄而已！结婚十年来，还不是多亏了我天天晚上拿手揉摸，如此认真地培养了十六年，才有了今天的这道‘亮丽的风景’！”“啊呸！真恶心，啥都是‘亮丽的风景’！”嘉贤嘴上虽骂着，心里倒也十分受用。

可是眼下，嘉贤却不让唐子羽玩她的“三万元”，因为她正在炮制红烧肉。唐子羽哪里操守得住，一手把玩着嘉贤的奶子，一手滑翔跌落，一下子跌落进嘉贤的裙里，拨撩得嘉贤扭过头来，迷迷地白了眼仁儿，嗔怪道：“看你看你，湿了……”当郎一声，撇了锅铲，反勾住唐子羽的脖颈：“你要强奸你就强奸吧。”唐子羽弯腰抱起嘉贤，抱进卧室，觉得自己老了，或者嘉贤胖大了，几步路便折腾得他有些喘气，勉强挪到床边，扑咚一声将她丢到床上，嘴对嘴地咬将起来。老夫老妻的，干这事仍然保持亲吻的习惯，不容易，因为绝大多数已婚男人都省略了吻，嫌吻是花架子，无甚意思。但是嘉贤很喜欢亲吻，她说这叫“培养感情”。唐子羽根据多年的房事经验，凡是不吻而直接上马的，总是不能让女人尽兴，女人会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心里总堵着一个什么东西，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并且一连几天低迷烦躁，针尖大个事都能惹她发火，唠叨个没完没了，不是说孩子可憎，就是数落丈夫不讲卫生，臭鞋烂袜子胡塞乱扔。如果房事达到高潮，那又是另一番情景，好几天她都红光满面情绪高涨，接人待物显得特别通情达理，而且出手大方，婆家的亲戚来了，她居然能克制住讨厌，殷勤地招待人家，送别时，还要依照各位客人的身分与气质买些小礼品让他们带

上。所以房事不仅仅是简单的男女本能，而是家庭的头号大事，只有把这件大事抓好了，其他的工作就迎刃而解了，这叫作“纲举目张”。男人是个“妻管严”，家里经常出现“河东狮吼”，盖因男人无能，不能让妻子充分领略性的温柔美妙，这样的男人当然自卑，他越是自卑，女人便越是觉得窝囊委屈，能不发脾气吼叫吗？而房事前的亲吻，又如战争前的誓师动员大会，只有把战争的情绪调动起来，只有把士气鼓舞起来，如此地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在上阵前就已经掌握了战争胜利的主动权。

可是唐子羽这回送给妻子嘉贤的吻有些偏长了，因为他忘了吻的限度，原因是他的心里惦记着另外一个女人。“行了吧，下边都动弹哩！”直到嘉贤说了这句话，他才下了床，先拉严窗帘，让室内昏暗下来，这才蹬鞋褪裤子。唐子羽的思想极为放荡，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又相当害羞，因为他觉得做爱时的动作表情太丑陋了。嘉贤在这一点倒跟他相反，人前是清纯寡语，单个与丈夫在床上，却喜欢灯光明亮，一览无余。

“咱住楼顶，你拉窗帘干啥？谁能看见？”

“要是飞机上的驾驶员看见，出了空难谁负责？你也算个国家干部，总得有点全局观念吧！”

“尿！快来，少耍贫嘴！”

两人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地鼓捣着，忽儿如相扑，忽儿如接生，忽儿如游泳教练教人游泳，总之岁月将婚姻磨出了茧子，不借助一些新式花样的反复折腾，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又如在陈旧的火柴盒上划火，不反复使劲划几次，那火柴就达不到燃点……

嘉贤是很投入很沉湎的，因为她热爱唐子羽。唐子羽则比较冷静，觉得这只不过是家庭活动而已，因此他那分散的注意力嗅到了从厨房飘浮过来的肉糊味。他本要提醒，却见嘉贤正在“唉哟妈呀”地呻唤，这时最好不要扫她的兴，等她将这一阵痛苦的甜蜜熬过去再说不迟。此时他就微闭了眼睛，微微地看见嘉贤那日渐粗圆的腰，奇怪的是，那腰仿佛越来越远，也因此而越来越细，怎么就变成了梅雨妃那瓶颈似的万般风情的细腰，于是唐子羽小腹一热，一粒又酸又麻又难受的感觉带着微疼爆烈开来，并迅速扩遍全身……这种奇异的感觉仅仅只是一瞬间，便飞碟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觉得他的灵魂已经干涸，再也不想梅雨妃了，连世界上最美丽、最性感的女人都懒得去想了……

〇二

唐子羽决定步行去宾馆，一来可以借此锻炼身体，反正到宾馆也不远；二来如果乘车提前赶到了，必然要等待，而约会前的等待是很烦人的。可是他刚走到巷口，就见城墙上空一大团黄烟滚滚压来，仿佛无声电影里的战争场面；又如聋子观看黄河壶口瀑布，虽不闻其声响而心灵依然震撼起来。眨眼功夫，这团巨大的黄烟就奔到头顶，顷刻吞没了太阳，身旁的一辆摩托撞上了前边的出租车屁股，司机跳下来，“砰”地关了车门，与摩托手吵骂起来，只是谁也看不清对方的面孔，两颗晃动的黑西瓜而已。远处又有孩子喊了声“妈！”接着是一个妇女的尖厉的呼叫声……

这就是沙尘暴。沙尘暴在今春，已经是第三次袭击这个

城市了。沙尘暴过后，遍地灰尘。灰尘，这无比强大的“自然兵团”，它如一个黄色的油漆匠，所过之处，一切都无不披上一层衰败老化的裹尸布。沙尘暴撕碎了所有建筑物上的广告彩旗，抛飞了所有报童手上的报纸，于是满天飞舞着五颜六色的破布烂纸，于是天空像现代派画家涂抹的一张肮脏的画，又像是高空的一架客机爆炸后散落的无数残片。当然眼下，沙尘暴还没有过去，一切都是沙尘暴过去后才会出现的唐子羽想象的令人悲伤的场景。

他揉着眼睛，几乎是摸索着赶到宾馆。在走进旋转的玻璃门时，门迎小生向他鞠躬，同时冲他一个滑稽的微笑。有什么可笑的？直到进了房间，一照镜子才明白：他的头发眉毛全没了，全跟他的皮肤变成一个颜色了，整个一个兵马俑了。他拧开水龙头，将头伸过去冲洗了半天，又拿干毛巾掸净身上的灰尘，梳了头，再用手将头发拨拉成个乱中有序的自然状。甚至，他还拧开一个小白瓶儿，用指蛋刺了一疙瘩白浆糊之类的东西，朝脸上泥了一遍。

唐子羽将窗帘拉上，将床头灯开得不明不暗，恰好是他认为的那种很“性感”的亮度。然后掀开被子一角，蹑进被窝，摆出午休的样子，枕头边还放着一张打开的《人民日报》，还有两份标有“机密”二字的红头文件。就在这时，门铃响了。他有些激动，将嘴唇抿湿，捏了捏手，似在给自己打气壮胆，以备开门时即拥抱梅雨妃。

门开了，的确是梅雨妃，只是她满身的黄土，像是老电影里某个刚偷过地雷的女特务；好在灰尘并没有淹没她那双聪慧而明亮的眼睛，——唐子羽刚张开双臂，梅雨妃立马摆手阻拦，说：“儿子！”果然从她腿后闪出一个灰脑袋，一对

黑眼珠贼亮贼亮的。“叫唐伯伯，瞧我的儿子多漂亮！”要说这孩子难看，倒也未必，但说这孩子很漂亮，那就谈不上。都明白，天下哪个母亲不夸自己的孩子漂亮呢？这是人的自恋天性，通过夸奖孩子来拐弯抹角地赞美自己。唐子羽将这对母子做了一番比较，很遗憾地想着：真是个一流的车间加工出三流的产品。不过又有点幸灾乐祸，孩子的父亲大概是个很平庸的人；这又顺理成章地印证了一句老话：好花插到了牛粪上，狗把肥肉叼走了。

还说什么呢？总得将这母子迎进房内吧！于是就迎了进来，请到卫生间去，清洗打扫吧。清洗后出来，唐子羽大为感叹，这母子仿佛脱胎换骨了似的，像刚琢出的玉人儿，又像是刚刚揩拭干净的清瓷儿，那么灵秀那么灼人眼目。尤其是梅雨妃，耳垂上吊溜着一滴晶莹的水珠，如吊溜着一颗透明的钻石。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

“给伯伯说——”

“叫杨琴。”

“你是女孩？”

“男孩。”

“勤奋的勤。”

唐子羽笑了，嘴上说“这名字好啊”，其实心里满是嘲讽：名字听上去很美，写出来一看，就土气了，分明成不了富贵之人。他弄不清梅雨妃为何要带上孩子来，这显然是一个预谋，是对他唐子羽的防范与玩弄，简直是奇耻大辱！我唐子羽可从来不想当强奸犯，我热爱一个女人，必须是这个女人也热爱我，我想跟这个女人做爱，前提是这个女人也想

跟我做爱，否则毫无意思，还不如闭门自娱。

“杨勤他爸的银行突然被抢了，我只好带上孩子来，实在抱歉。”

梅雨妃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流露出某种哀戚和内疚，唐子羽当下就心软了，就想她也是非常想见他的，带孩子是万不得已的，于是一下子觉得这个名叫杨勤的小男孩其实很招人喜爱。怎能不可爱呢？你觉得一个女人可爱，那么她拉的屎都是可爱的，何况她生养出来的鲜活白嫩的孩子！

五岁的杨勤正上幼儿园中班，他眉宇间尚显露出皮下的青筋，唐子羽问杨勤喜欢什么？喜欢唱歌吗？跳舞吗？孩子就唱歌就跳舞了，就表演小白兔大花猫了，没有大灰狼，也没有卡通片里由变形金刚组装的太空大战之类的内容。可见这杨勤，虽为男孩，却一身女孩气质。他表演的时候，唐子羽和梅雨妃就围绕孩子说话，这些话与爱情无关，与爱情相差十万八千里，但重要的是他和她在说话，借着说话的名分将那亲昵和爱慕的意思，通过特别的眼神传递给对方，在外人听来，这些话的内容简直比天气预报还枯燥乏味，而当事人却陶醉不已。唐子羽坐在床上，梅雨妃坐在写字台后的转椅上，她那个斜倚墙壁的姿势非常优雅，上身T恤衫，咖啡色底子，米黄色横纹，包藏的一对奶子那么圆熟，那么引人焦渴，仿佛雨后的土地被阳光蒸发出团团的热汽。她的臀部丰满肥美，胸与臀之间，斜拐一个S形，被一个细腰勾连起来，勾连得那么娇气，那么疼人，勾连出一丝懒散富贵，勾连出鱼动荷摇，勾连出星光灼灼……唐子羽已没有能力欣赏了，撑持不住了，只好忍痛割爱闭上眼睛。眼睛闭了，鼻子却闻到一股类似烤鹿肉的香味，耳朵里又听见梅雨妃小嘴

巴黎叨个不停，无非是关于杨勤关于时装关于操厨关于一家三口逛商店之类的生活琐事，但唐子羽是一句也听不进去，他闭着眼睛，凭感觉走过去，走到梅雨妃的身旁，这才睁开眼睛，斜身探头进卫生间看孩子拉屎，一只手就轻柔地半搂了一下梅雨妃的腰，又迅速离开。梅雨妃没有一点反应。时令正值初夏，谁都穿得单薄，她怎么没有一点感觉呢？她没有感觉因而没有反应，很可能证明她绝对有感觉却不想将这种感觉反应出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她这样的表现，就等于告诉唐子羽：你可以摸我，我不在乎；你想搂我你就搂吧，我喜欢被人搂。根据这个判断，唐子羽的手再次搭上梅雨妃的腰，轻轻抚摸，然后下滑，下滑到犹如滑雪运动员最后冲刺的那个弧形弯道，猛地滑上去了，——这柔细的腰往肥美的臀过渡的那段弧线，是最为打动唐子羽的部位。于是他沉醉地说：

“这地方像是提琴的曲线。”

梅雨妃一个娇羞回眸，高兴也不是，发火也不是，嚅动着嘴唇，正想着恰当的话儿时，杨勤已拉毕屎了，他蹶着屁股蛋子，要母亲给他擦屎。

“小东西真倒胃口！”

唐子羽的手还在空中比划着梅雨妃腰上的弧线，又自摸了一把自个儿的“腰弧”，说：“你的腰是皇宫美食，我的腰是民间粗粮。不信你摸摸我的腰。”梅雨妃给孩子擦净屁股，一甩头发仰起身来，说：“我才懒得摸呢。”

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杨勤突然要玩落地灯罩，唐子羽就小心翼翼地替他卸下来，再按杨勤的要求，又小心翼翼地将那橘红色灯罩戴到杨勤的头上，杨勤就满地乱跑，嘴里喊

道：

“新娘子来啰！新娘子来啰！”

“好靚呀！”

“你真是个小笨鸭！”

“你是个大笨妈！”杨勤说着，冷不防就猴上梅雨妃的怀里，双手搂住她的脖颈，小鸡啄米似地在她脸上亲个不休，又把她的头发揉搓得乱云飞渡了。她这一副散乱的样子，好像是午夜间从睡梦里起来解手，迷迷糊糊的，平添了一种诱人风致。

母子俩这样嬉闹的时候，唐子羽安详地欣赏着这天伦快乐图，不觉间眼前一团恍惚，这母子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为什么要让我如此牵肠挂肚？他又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在他小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活玩具，也是如此地跟父母间没大没小地瞎闹傻乐，所谓的亲情，不过是相互玩弄，互为宠物罢了。孩子的天性是有着逆反心理的，你越强调不敢不能的事，他便越是来兴趣。

“可惜我的儿子嘴上都有绒毛了，不好玩了，他跟杨勤一般大时，也是这般淘气，特别喜欢在客人面前，猛地掀起他妈的衣服，摸他妈的奶子——”

话音刚落，杨勤果然冷不防地揭起梅雨妃的前襟，于是就像满月突然砸出云层，梅雨妃的胸上展露出一对勾针小白花罩着的大馒头。她穿的T恤衫原本宽松，就显得胸脯一般而平常，不曾想这么一露，就露出了巨大的实力。而梅雨妃早就拉下衣衫，又羞又恼，啪啪地扇着杨勤的屁股，杨勤就哭了。

“你看你，何必打孩子呢！”

“你这教唆犯——”

“好好，怪我不是。可我们早都为人父母了，啥没见过？”

“那也不能让你见。”

她整理着头发，又含笑补充道：“你又不是我儿子。”

.....

梅雨妃走了，但是她和她儿子所留下的气息却迟迟不能散去，致使唐子羽根本不能进入工作状态。当初修建这座宾馆，占用了他们单位的一绺地皮，那是很窄的一绺，根据当时的合同，单位坚决不要钱，而是要了两间客房，以方便接待上、下级来的客人。可是如今，上、下级来的客人，都不愿意住进办事单位的眼皮底下，因为那样对他们夜间的“娱乐”很不方便。房子无客人住，局里就收回钥匙（水电费另算账），谁要加班加点地办公，谁就来这里，图个清静。唐子羽是最末一位副局长，主要任务是应付各种开会，当然不是重要的会议。他虽然不爱开会，但重要的会议即便他想开也无人通知他开，每开一个会，他总要在脑海里“称一称”这个会，如果他认为重要，便迅速汇报给一把手；其次，一把手还把他当大秘书看，因为他能写一手好材料。所以局长还是很喜欢他，一是他是一个称职的工具；再是他虽爱胡说八道，却从不搬弄是非，应该是个口紧的人，有利于团结和稳定的人；三是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他都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维护一把手的权威形象。人活着都不容易，当官的在风光之余，也有很多不容易，我要尽我的努力，让我周围的人，因我的存在而愉快。所以他才公开讲过一段话，这段话被同僚们概括为“做官秘诀”——